



【海外视界】

# 移民问题的欧美视角

陈志强

(上海商学院 政法学院, 中国 上海 200235)

**摘要:** 移民问题是当今欧美国家所共同面对的难题。历史上, 欧洲移民塑造了美国, 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化是美洲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进入新世纪后, 美国“9·11事件”在欧洲引发了移民族群的文化、种族和宗教差异而导致的混乱, 并开始影响欧盟的政治格局。由于移民问题, 美国外交政策在土耳其“入盟”和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激化了欧美矛盾, 也导致了新老欧洲的更深的裂痕。

**关键词:** 移民; 9·11事件; 欧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37-324X(2008)-05-01-04-04

欧洲是世界近代文明的发祥地, 更是近代文明向世界传播、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始发地。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移民国家——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国民, 主要由欧洲人组成。“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化是美洲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sup>[1]</sup>

## 一、美国——欧洲向外移民的目的地

自16世纪开始, 在大批英国探险家被派往“新大陆”寻找通往印度的通路的同时, 英国政府逐渐把兴趣转移到了建立海外殖民点上, 因为它希望这些领土能够为其过剩的人口提供出路, 为其扩张的工业提供原材料产地, 为其生产的产品提供市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 1513年西班牙探险家庞塞·德隆(Ponce De Leon)第一次发现佛罗里达。16世纪西班牙控制了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和今天美国的西南地区。1607年, 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开始准许一些商人在今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敦建立永久的英国移民定居点。1700年, 法国人开始在底特律、圣路易斯、孟菲斯等地建立“新法兰西”移民定居点, 到18世纪中叶, 定居点人口已经达到8万人。1830年, 英国的利物浦成为欧洲输出移民的最著名的港口, 有大约15000人从这里启程前往北美从事农业。到1842年, 更有多达20万人离开这里, 约占欧洲输出人口的一半。1845年10月, 爱尔兰发生大饥荒, 毁坏了国家大约3/4的庄稼, 使400万爱尔兰人依靠土豆度日。1846—1847年, 大饥荒又卷土重

来, 大约有35万人死于饥饿, 伤寒病此时又开始流行, 此后四年, 爱尔兰人继续死亡。根据爱尔兰人口普查数据, 到1851年, 约有100万人死于此次灾难。这场灾难造成大批爱尔兰人移民美国。<sup>[2]</sup>爱尔兰官方1850年的统计数字显示, 美国移民中有961719人来自于爱尔兰。爱尔兰移民那时主要居住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州、马萨诸塞州、伊利诺伊州、俄亥俄州和新泽西州。爱尔兰移民协会劝说人们迁往美国内地, 但是由于多数人饥寒交迫, 没有迁移和购地的盘资, 所以他们宁愿选择其登陆地附近居住, 到1854年末, 已经有接近200万人(约占爱尔兰人口的1/4)移到美国。

1848年, 欧洲革命的失败刺激了德国人外迁。在后来的十年里, 超过100万人离开德国到美国定居, 其中一些人是这次革命的知识分子领袖, 但大多数是贫穷的德国人, 这些人已经对国家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丧失信心, 其他人则是出于对德国政局混乱的担忧而离开的。一个生意不错的旅馆主人在到达威斯康星州后这样写到: “如果德国还像原来那样文明开化, 秩序井然, 我宁愿选择德国而放弃美国, 但正如最近事态所表明的, 德国的宗教和政治正面临着危险, 所以我现在宁愿选择美国。”<sup>[3]</sup>纽约城深受德国移民的欢迎, 到1860年止, 超过10万德国人住在这里, 并建立了20座教堂、50所学校、10家书店和两家德语日报。有大约13万德国移民在芝加哥, 这座城市几乎都成了德国人的文化中心, 有牧师、管弦乐队和剧院。密尔沃基、辛辛那提也有大批德国移民。1850年代, 大批德国犹太人迁往美国, 其中有一半人在美国经商。

收稿日期: 2008-5-22

作者简介: 陈志强, 男, 河北定州人, 博士, 上海商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中外制度变迁比较研究、国际关系与国际移民问题。电子信箱: czqsae@126.com.

<http://www.sbs.edu.cn>

• 1 •

自发现新大陆后第一波殖民美国热后，法国在19世纪恢复了对美国的移民。许多人是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政治难民。在1851年，有超过2万名法国移民到达美国，法文报纸《共和国报》(Le Republican)开始在纽约发行，在费城和查尔斯顿也出现了法文报纸。普法战争导致法国不仅丧失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而且造成大批法国移民外迁，他们大多选择纽约、芝加哥和新奥尔良定居。

俄国和意大利移民外迁较晚，直到19世纪晚期，大批俄国人才开始走上了移民之路。其主要原因是，1881年，随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俄国南部掀起了反犹狂潮。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约有1万人离开俄国进入美国，到20世纪30年代，又有大批犹太人为躲避德国纳粹屠杀而逃往美国。1870年前，几乎没有意大利人外迁美国，之后，意大利人口迅速增长，成了欧洲最拥挤的国家，许多意大利人为逃避低薪高税而开始考虑外迁，这些人大多数来自意大利农村，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从1890年到1900年，655888名意大利人到达美国。从20世纪初开始，意大利移民成为进入美国的主要群体，大部分意大利人在美国的城市里找到了非技术工作。

1780年—1830年，美国的净移民增幅比总人口增幅低10%，但此后有三十年(1850—1860,1880—1890和1900—1910)随着大批欧洲移民的涌入，美国净移民<sup>[4]</sup>的增幅比美国总人口的增幅高出30%。<sup>[5]</sup>在经历了早期的移民拓荒之后，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大批来自北欧和西欧的移民涌入美国的中西部农场，他们大多是由于欧洲的工业革命而失业，爱尔兰移民主要是为了躲避饥荒，而德国移民主要是政治难民。到19世纪80年代，大批来自东欧、南欧的移民开始涌入美国，他们大多住在大城市边缘的破旧棚屋内，而且许多移民也都群聚在一起，因为他们并不想放弃自己原有的语言、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宁愿过一种薪水很低的生活。这使得当地的工会很害怕这些移民会夺走当地人的饭碗，工会也就成了反对美洲大陆持续移民的团体。在这种背景下，1920年，美国政府出台了限制移民的《移民法》，直到1965年，新的《移民法》才取代这部不公平的法律。新《移民法》赋予了外国人以平等的机会，不论其来源地是哪里。于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大批韩国人和越南人开始移民美国。到19世纪末，欧洲殖民大国纷纷卷入了瓜分世界的狂潮，欧洲人从此开始走向世界各地。<sup>[6]</sup>(见表1)

表1 欧洲移民外迁美国数据表(1820—1970) (单位:万)

年代	1820-1829	1830-1839	1840-1849	1850-1859	1860-1869	1870-1879	1880-1889	1890-1899
移民数	12.85	53.83	142.7	281.4	208.1	274.2	524.8	369.4
年代	1900-1909	1910-1919	1920-1929	1930-1939	1940-1949	1950-1959	1960-1969	1970-
移民数	820.2	634.7	429.5	69.93	85.66	249.9	321.3	—

Source: E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Online Lessons, <http://www.eun.org/cn/vs/history/projects/euimmigrants.htm>.

世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大的人口迁移，而欧洲充当了移民大潮的马前卒，不过这几次移民都是以从欧洲大规模向外迁移为主的。“欧洲移民外迁的目标地区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陆路到东部俄罗斯及东欧国家；二是通过大西洋航线从欧洲大陆移民美洲大陆。”<sup>[7]</sup>

自1850年至1913年这段时期，历史学家称为“大移民潮”的时期，每年有约100万欧洲人迁往外地，是为欧洲移民的高峰期。不过，到了20世纪初叶，西欧、北欧的移民领导地位被南欧所取代，大量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及葡萄牙人涌到拉丁美洲，特别是巴西及阿根廷，当时越洋移居“新世界”的欧洲人达5500万。大量欧洲非技术工人移民美洲，对两地的经济均带来冲击，廉价劳工的涌入令美国的工资下挫，欧洲的工资则往上调，此消彼长拉近了两地工资的差距。

## 二、9·11事件在欧盟留下的后遗症

如果问起欧美有何共同之处？人们会说这两个地区同宗同祖，同属发达地区，其实，欧美还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两个地区同样都被移民问题所困扰，只不过问题的侧重点不同。美国国会通过《移民法案》(Immigration Bill)规范移民管理，而西班牙则请求欧盟帮助阻挡西非移民潮涌入加纳利岛。欧盟派出巡逻艇和飞机监视数以千计的伺机进入欧盟地区的移民。英国和法国也正在改革其《移民法》；英国和意大利正在为遣送移民罪犯而发愁。欧美处理移民问题的方式有很大不同，美国放任民众(美国人或者外来移民)阻塞街道，朝野上下肆意宣泄，而欧盟地区则是低调处理移民问题，正如法国对第二代移民的暴乱不以为然，整个欧盟地区对恐怖分子和移民给社会带来的混乱也未予足够的重视，并采取整体行动。

美国关注非法移民问题，认为讨论合法移民给社会造成的负担毫无意义，欧盟地区则对非法移民和合法移民都进行监控。外国学者在比较欧美移民政治的不同时，曾这样界定：“美国移民工作好找福利难，欧盟地区移民是福利容易工作难，美国政治上两党都把移民作为主要‘问题’，甚至两党各自内部也产生分裂，政党则把移民当成‘政治’，借此突围，赢得民众，以此挫败政敌。”<sup>[8]</sup>许多国家因为移民问题产生了极右翼政党。荷兰因为有人反对多元文化主义而遭杀害，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则都一致支持对移民进行控制。

在欧盟地区，企业主支持移民但遭种族主义和排外势力封杀，种族主义反对移民却不同程度上遭政府压制。法国的36000位市长几乎没有一位是移民，也没有几位议员是移民，而美国相比之下，有20多位国会议员具有拉丁背景。由于欧盟地区不同国家对移民问题反应不一，难以协调。政府对移民控制的加强导致“黑色经济”(又称“非法经济”，black economy)的形成，致使移民通过正常渠

道就业很难。

近些年，随着美国9·11事件和西班牙马德里爆炸案等恐怖事件的发生，移民把国内的族群矛盾和政治矛盾带到移居国，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利用欧盟作为其恐怖活动基地。有关事实被揭露后，在欧盟各国民众中激起深深不安，对移民和收容的争论更加激烈。西欧国家政府越来越强调“安全”，有时公众也开始质疑少数族群社区（尤其是穆斯林社区）成员的忠诚度。这种情势在政治上的更大的反应是，一些欧盟国家的政党以此作为选举的资本并纷纷取得战绩。欧盟国家右翼政党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论调容易在民众中产生共鸣，如“移民占领欧洲”、“移民抢夺饭碗”、“移民是恐怖根源”等等，使得他们在政党政治中处于优势地位。目前，整个欧盟中的主要国家如法国、德国、荷兰、葡萄牙、挪威、丹麦、芬兰、爱尔兰、奥地利、卢森堡都是右翼政党执政，其中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中左翼政党在最近一次大选中勉强击败执政的右翼政党。<sup>[9][10][11]</sup>

经过冷战结束后初期的一段时期的力量积蓄，欧盟国家右翼政党在20世纪最后一年就已开始绝地反攻。欧盟国家右翼政党的崛起与移民浪潮涌入欧盟有很大关系。经济增长乏力、失业问题高居不下、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引起的外来移民和治安恶化等社会问题，加速了欧盟国家右翼政党的崛起。几个对移民态度激进的政党是：

丹麦：进步党和人民党。进步党在1972年成立之初，曾呼吁驱逐国内所有的穆斯林人；人民党在国会179席中拥有22个席位，是丹麦的主要右翼党派。

比利时：弗拉芒方块党。该党曾提议终结移民政策，并对国内无法融入比利时文化的外国人执行驱逐政策。

意大利：国家联盟和北部联盟。国家联盟是意大利执政联盟中的一员；北部联盟曾极力号召通过关于取消失业移民居住权的法令。

荷兰：富图恩党。富图恩在荷兰大选前期被人暗杀，他的政党有望在此次大选中占据25个席位，从而跃居国会第二大党。富图恩反对新移民，并对犯罪持“零容忍”态度。

法国：国家前线党。该党由勒庞于1972年成立，在其党纲中，外来移民受到严厉指责。

这些政党对移民的激进态度，与欧盟各成员国对移民的整体疑虑加深的背景是分不开的。各成员国政府、民众、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对移民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不信任情绪。许多选民认为，犯罪与移民之间有联系，并认为移民抢了他们的就业机会。还有的选民把他们的问题归咎于全球化，有的则归咎于欧盟，他们对政治腐败感到厌恶。一位雅典的大学生是这样描述对移民的感受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外来移民对欧盟社会造成的威

胁，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被他们夺走，夜间的城市道路也不再安宁。但是我们的主流政党就是不肯承认这样的现状。我曾是社会党的忠实支持者，但是我现在不得不转移我的追随路线，因为我们不能再冷眼旁观，采取行动的时候已经到了。”演员不同，主题相似，因为这些都是国家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有的政党怕被扣上“种族主义”、“纳粹”的帽子而不敢在移民问题上过多渲染自己的观点而已，因而，最终在选举中，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沉默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这种背景下，移民问题就成了欧盟各成员国主要政党间可以利用以争取选民的利器。如，在2005年5月英国的选举中，保守党就把移民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攻击执政党移民管理不利，建议对移民实行严格的配额制，以及全天候对本土和海面上的避难者进行监控，在英国民众中引起广泛共鸣，并使该党赢得了不少选票。尤其在西班牙马德里爆炸案和英国伦敦爆炸案后，不仅是非法移民，就是合法的有证移民也被纳入了英国反恐部门的监控对象中。当外来移民被作为安全的威胁而成为政府的监控行为后，其结果是进一步导致了民众排外的情绪，这种情绪直接通过日益增加的排外暴力事件而表现出来，反过来，这种政治文化氛围不仅不利于移民顺利实现社会融合，还会加剧社会的隔阂和不稳定。

### 三、移民对欧美关系的影响

美欧在移民问题上的争执由来已久。时光还要回溯到1934年，当时美国以移民接收国的身份刚加入国际劳工组织，并承诺推动建立标准的国际劳工管理框架。然而，1948年，当联合国的国际劳工组织主席戴维·莫尔斯提出让国际劳工组织来管理欧洲移民向拉美流动的建议时，美国反对这个建议并提出建立另一个组织——欧洲移民国际委员会（ICEM）来做这项工作。美国当时不愿意将这项任务交给国际劳工组织的原因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成员国包括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两国当时都是苏联势力范围的成员，而欧洲移民国际委员会是受美国机构的影响。”<sup>[12]</sup>

然而，事过境迁，现在的欧美关系是因各自流入的移民种族、信仰结构上存在很大差异并由此导致双方全球战略利益的矛盾。站在英国某个城市的街头，你可能会立即感觉到，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中穆斯林移民占了很大比例。而在美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美国的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口的比例相当小，相反，拉丁裔人是美国移民的主流。事实上，这两股不同的移民潮正悄悄地将美国与欧盟越拉越远。欧盟长期是美国的盟友，在冷战期间，虽然欧盟国家的民众也对美国在欧洲大陆布置洲际导弹有很大的不满，但最终欧盟还是协同美国打赢了冷战。可是对于美国在中东的冒险，美国难以得到欧盟国家的强力支持，原因之一就是欧盟国家的穆斯林人口正

在爆炸性地增长,考虑到国内问题,在中东战略上,欧盟很难再与美国同步。按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论点,美国是一个定居者(来自英国的清教徒)建立起来的国家,在定居者的基础上大量吸收移民。不同于欧盟国家,美国社会的融合度较高。一方面,当代美国吸收的移民大多来自美国的近邻墨西哥,虽然有些移民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们的宗教信仰与大多数美国人相同,价值观方面也十分相近。

另一方面,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口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多数美国穆斯林都不是阿拉伯人,而且在美国的阿拉伯后裔多数是基督徒,这些人的生活也相对富裕,所以激进主义往往得不到支持。而犹太人在美国政治中又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就构成了美国中东战略的民意背景。相比之下,欧盟成员国却并非都是由移民构成的国家,欧盟曾经是一个种族文化比较单一的社会,近几十年才开始大量接纳移民。法国等欧盟国家的附近没有墨西哥那样的国家,移民法国、英国等国的大多来自西亚北非穆斯林国家。福利社会虽然向移民提供了一些解决温饱的条件,但却没有形成帮助移民融入本国社会的机制。比如,在法国、英国等国家,政府特意为移民建立了移民社区,这虽然为移民提供了公费住房,但却将移民隔离在主流社会以外。对许多欧盟国家来说,如何促进移民与当地社会进一步融合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国内问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这个任务涉及的问题很多,比如福利改革等等,其艰巨性远远超过了美国社会的融合问题。

不同的移民结构深刻地影响了美欧的外交政策。美国国内民众攻打伊拉克的时候,大多数欧盟国家坚决反对。可以说,与欧盟相比,美国能够在抛开其他国内问题的相对隔离的情况下谋求实现它的反恐目标。然而欧盟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比如,法国决定强迫穆斯林女学生在学校里不得戴头巾,这个决定带来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在伊拉克绑架法国新闻工作者的组织尤其提到了这个问题。法国这样的欧盟国家绝不会像美国那样大军挺进一个穆斯林国家,不管法国政府有什么样的意愿,单单是穆斯林占法国人口的10%这一条,就让法国不可能向一个穆斯林国家发动战争,向穆斯林国家宣战无疑是法国执政者的政治自杀。

从近几年来西方与中东国家的冲突就可以看出,不同移民造成的不同民意基础使欧美的外交分歧正在扩大。只有英国首相比较例外。可预见的是,今后,英国很难再出现布莱尔式的人物。也许斯登是对的,在将来,美国虽然不会放弃对中东地区的军事干预,但它可能会成为一个独行者。“欧盟在国际上可以发挥的最大作用和独特角色是利用其软实力对抗美国以动武和制裁为核心的硬实力。”<sup>[13]</sup>

土耳其在欧美关系中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土耳其人

盟将挑战以法、德为轴心的欧盟主导地位。首先,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长率,土耳其将在五年后超过德国成为欧盟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而欧洲议会是按照欧盟各成员国人口比率来分配席位的。德、法怎么会允许一个非欧盟主流的国家来与之争夺操控欧盟事务的权力呢?其次,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背后受到了美国的全力支持,而支持土耳其入盟也成为美国“新欧盟”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再次,来自土耳其的移民因融入问题而衍生的治安问题、种族问题和恐怖问题已经令德国等国家大伤脑筋。近年来,美欧之间的种种摩擦,尤其是围绕伊拉克战争,德、法领导下的欧盟公开和美国唱反调,“欧盟已从过去惟命是从的小伙伴发展到现在可以公然向美国叫板的竞争对手。”而以“法德为发动机”的欧盟扩大也是大势所趋,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了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有因势利导,积极支持中欧、东欧国家和土耳其加入欧盟,以“新欧洲”去制约“老欧洲”。<sup>[14]</sup>较之于中欧、东欧国家与德、法不可隔断的亲缘关系和重大的切身利益关系,土耳其对美国而言更为忠心可靠。在美国的理想中,欧盟应该是一个“大而松散”的欧盟,而不是一个以“一个声音说话的欧洲”。支持亲美的土耳其加入欧盟,可以在欧盟内部形成一个亲美集团,从而制约和控制整个欧盟。而聪明的欧盟人显然也看到了美国人的“良苦用心”。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就一语道破天机:“只有欧洲的敌人才支持土耳其入盟。”土耳其的入盟,将使“欧盟对其机构改革、政策调整、地区经济的不平衡以及失业和移民问题,一时难以消化和解决。”<sup>[15]</sup>

#### 注释:

- [1] 参见John William Jackson, *Ethnology and phrenology, as an aid to the historian*, Trübner & Co.1863. P. 303.
- [2] 根据爱尔兰官方统计数字,爱尔兰移民按年份抵达美国人数是: 1846: 92, 484; 1847: 196, 224; 1848: 173, 744; 1849: 204,771; 1850: 206,041.
- [3] <http://www.spartacus.schoolnet.co.uk/USA1800.htm>.
- [4] 净移民指的是移入人口超过移出人口数。
- [5] 参见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roceeding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136, No. 2, Independence Square, Philadelphia, 1992, P.157.
- [6] 参见Carson, Scott Alan, *European Immigration to America's Great Basin, 1850--1870*. B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Spring2004, Vol. 34 Issue 4, pp.569-594.
- [7] 参见Klaus JIBade, *Migration in Europa: Historische Erfahrung und aktuelle Probleme, Materialiensammlung zur Politischen Bildung*, Hannover: Hahn- D ruckerei, 2002, S.7- 8.

(下转第10页)

##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and Relationship among China, the U.S. and Japan

FENG Yongping

(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Public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

**Abstract:** An ideal international order is a harmonious peaceful world which would be built on collective identity rather than external forces and egoism. Against the background mutual dependence and common interests, a harmonious world should be the collective identity in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order. It will probably be beyond power's zero game, and will bring the rising powers into the global development. As a rising country, China should cooperate with the U.S. and Japan, foster friendship identities and promote world triang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harmonious world, relationship among China, the U.S. and Japan

(责任编辑 / 于清一)

(上接第4页)

[8] Talking of immigrants. *Economist*, 6/3/2006, Vol. 379 Issue 8480, p.50.

[9] 北方联盟 (Lega Nord): 原名伦巴底联盟, 成立于1984年4月, 该党代表广大中小企业的利益, 主张联邦主义和地方自治, 其力量 and 影响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在1996年大选中, 得票率高达10.1%。后由于该党把联邦制主张推向极端, 大搞分裂意大利的活动, 因而受到意政府、议会及广大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对, 影响力和支持率有所下降。该党在2000年地方选举时放弃分离主义。在2001年大选中得票率仅为3.9%, 但由于加入中右联盟而入阁参政。书记翁贝托·博西(Umberto Bossi)。

[10] 弗杜恩党(Lijst Pim Fortuyn): 2002年2月组建, 创始人弗杜恩在同年5月6日竞选活动中遇刺身亡。2002年大选曾为第二大党, 并参政, 后因内部矛盾导致内阁辞职。2003年1月落选,

成为在野党。现有党员约4万人。属右翼政党, 在移民、东扩等问题上观点激进。领导人范阿斯(Van As), 主席斯耐尔(Dr. G. Snel)。

[11] 因其被比利时最高法院判决其触犯反种族法于2004年11月被解散, 但随后改组为弗拉芒拜龙党(Vlaams Belang party)。

[12] 参见[美]詹姆斯H米特曼:《全球化综合症》, 新华出版社, 2002年1月第1版, 第83页。

[13] 2007, a year of challenge for EU diplomacy, *Arabia* 2000; 01/07/2007.

[14] 参见陈艺元: 欧盟与土耳其关系发展的障碍,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03期, 第107页。

[15] 参见李满田, 高哈吉: “土耳其的欧盟之路”, 《欧洲研究》, 2004年第1期, 第102页。

## Immigration Problems from EU-US Perspectives

CHEN Zhiqiang

( Faculty of Law and Politics, Shanghai Business School, Shanghai 200235, China )

**Abstract:** The immigration problem is a trouble confronting EU and US governments. In history, European immigrants shaped yesterday's US and European colonization formed the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of the US. In the wake of the New Century, the cultural and racial conflict brought by "9/11 accident", focuses on the immigration issue and has influenced the EU's political framework. U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urkey's joining the EU has intensified the EU-US relations, and has also led to the dispute between New Europe and Old Europe.

**Key Words:** immigration, 9/11 accident, EU-US Relations

(责任编辑 / 于清一)